

五社联动下垃圾分类的社区实践

黄晓星*

一、五社联动的不同主体

以往的五社联动研究中提出了很多话题，社区实践是讨论和提问最多的问题。其中一个关键内容是联动主体，第二是联动机制。联动的反面是联不动，主体是行动者。到底谁来联动？怎么才能联动？两个问题都非常重要，一个是联动主体，一个是联动机制。

按照五社联动的要求来说，是以社区为平台、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区志愿者为辅助、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补充。在社区中，主体为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覆盖到不同方面，但五社联动里是没有政府的。从主体的角度来说，政府部门在五社联动这一过程中应该是一个超然的存在主体，尤其是街道办事处等政府派出机构在社区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如何协同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协同政府外的相关部门（包括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对垃圾分类的社区实践影响很大。从政府层面说，顶层设计起着引领作用，政府部门出台相关制度文件，搭建垃圾分类的社区实践平台，推动相关实践的进展。地方政府的行动逻辑，包括时间、空间、组织的维度，是五社联动的整体设计师，怎样在不同的街道里去做系统性工作，怎么搭建系统，包括刚刚提及的党群服务中心、微课堂、科普馆、零废弃空间花园等，都有政府的影子。我

* [作者简介] 黄晓星，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社会工作服务第三方评估及其外溢性研究”（项目编号：21BSH127）。

们可以看到，街道也好，政府也好，在五社联动过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主体，是一个超然的存在。

在党建引领下，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在社区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社会工作者主要以专业行动者的角色出现，对社区的需求进行分析，了解不同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看法，设计不同的方案。社区社会组织是社会的多元力量之一，根据不同的主题参与到垃圾分类实践中来。社区志愿者是社区中重要的人力资源，参与到宣传、社区活动中。公益慈善资源的进入是社区垃圾分类实践的催化剂，通过与基金会合作，共建干净、绿色社区。

二、五社联动的重点——社会共识的达成

五个主体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在于达成社会共识，这是联动的基础。很多联不动是因为没有共识。社会共识在于不同主体能够达成对一个问题共同的认识，形成社区中的最大公约数。垃圾分类的社区实践更是如此，社区的共识在于干净、卫生、有序的社区营造。大家能够身体力行，达到高度的一致。以前我们去台北，或者一些做得比较好的城市，可以看到整个城市在垃圾分类上达到了很高的共识。深圳这方面的共识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看到了各方面的合力。

垃圾分类的社区共识会涉及不同的内容，在不同的点上，共识也是不同的。首先，在政策上，政府推动的垃圾分类实践在整个社会层面应该是有一定的共识的，是垃圾处置的一种有效方法，能更好地推动可持续发展。但这种大范围的共识放到社区中，则不一定能为所有人执行。在社区层面上，要加强各方面的宣传和动员，推动大家达成共识。其次，在社区层面上，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能够参与到垃圾分类实践中来，他们也有较强的参与意向。再次，从社会、社区到个人，关键落实到居民身上。垃圾分类的“最后一米”能否打通，取决于社区居民能否接受以及参与进来。这就涉及多方面的共识。从利益上来讲，要有一个利益的共识，垃圾分类实

践对个人、对社区有很大的益处。但如果只有利益共识，效果可能弱一些。如果从绿色环保的仪式上升到社会共识的层次，它的稳定性会更高一些。利益有不同的方面，但在哪个方面我们可以形成共识的内容？这是垃圾分类里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举例来说，之前我的学生做过垃圾分类的硕士论文，关于某市某个街道的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一开始试点有很多资金投入，包括各种各样的激励政策、领取垃圾袋等，做得很好，但是资金不再投入以后就很难推动下去了。前面有一些相对的激励，但是后面整个意识还没有提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三、作为五社联动主体的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

从联得动和联不动的角度来看，以前我们讲三社（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队伍）联动，后面加入了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并扩展为五社联动。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的加入是至关重要的，解决了三社联不动的问题。社区志愿者是重要保障，以利他主义和奉献精神为本；社会慈善资源则能够撬动更多的参与积极性。

志愿者的广泛参与是垃圾分类社区实践的亮点。以深圳“蒲公英计划”为例，蒲公英志愿讲师、蒲公英教师的参与对于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宣传、改善社区环境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广泛的志愿者参与使社区居民和志愿者获得垃圾分类领域的专业知识，了解到作为一个市民应尽的义务。在广泛的参与过程中，志愿者也能够相互监督，带动更多的居民参与进来。

关于社会慈善资源怎么进入垃圾分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基金会不只提供资金，还提供平台，对垃圾分类实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区基金会提供垃圾分类的资源，包括各类物资、志愿者补贴以及各种其他资源，作为活动的保障。平台的整合也能够进一步推动各类社会组织以及企业等参与进来。企业怎么联动进来也很重要，这在五社联动里提得不多，但对

于深圳“五社联动”的开展是十分关键的。深圳的企业很多，有各种各样的大企业，怎么整合到五社联动里来？“蒲公英计划”中提到的“联中动”“动中联”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就是在不断的社区实践中通过“运动”来促成“联结”，从而把不同的主体不断整合到一起，推动更高层面的社区共识的产生和发展。

还有一点是专业力量的支撑。在前面讲的平台形成的基础上，有非常多专业性社会组织整合进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专业性社会组织中，社工机构是一个很重要的主体，可以作为一个支撑。我国现在推动的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建设，在每个街道或社区都有社会工作组织提供服务，为社区垃圾分类实践的项目化和常态化提供了专业化的力量保障。项目化在于对社区需求的整体性回应，垃圾分类的需求和问题在哪里，如何设计项目方案，如何解决问题和回应需求，都是非常重要的。常态化则要求通过不断的宣传和活动，推动社区居民的常态化参与，形成较好的志愿精神和志愿氛围，形成“社区是我家”的共同意识，这也是垃圾分类社区实践能够进一步持续发展的更重要的基础。

四、从共识到行动

五社联动能否联得动，关键在于在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下，五个主体能够在什么程度上达成高度共识，这种共识能否从活动转向常态化，从暂时性的实践变成持久的、日常化的实践，从短暂的联结到一起转向社区团结，共同营造和谐的社区共同体。

刚刚谈到五社联动的共识，而更为关键的共识应该是社区居民的共识。作为小区的居民，人们都要参加垃圾分类，是否会认真执行垃圾分类的政策？会从哪个角度出发思考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看到“人”，参与者本身在垃圾分类里的需求非常重要。部分小区的垃圾分类做得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工作体系不完善、不流畅。垃圾分类设置

点和各种东西都没有安排好，物业管理没跟上，没有考虑到社区居民本身的想法和需求。

第一是看到需求。从居民的需求出发，要贴近居民的生活去做垃圾分类。到底怎么去贴近居民的生活？哪些问题、哪些需求需要我们去回应？如果从社区层面来看，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垃圾，这个时间和地点就需要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日常安排以及社区的空间安排，以便民为主。

第二是从下而上的动员和激发。社区里有什么群体？他们有什么需求？要按照不同社区人群类型设置不同的社区实践活动。比如，深圳的人口结构比较年轻化，年轻人往往忙于工作，那我们可以设置活动，以小孩为契机、以家庭为单位来开展，将不同家庭整合到一起来做垃圾分类。包括志愿者的动员，要以家庭为单位来做，而不是只以个体为单位。垃圾分类的社区实践达成了，也能够提供家庭的互动机会。

第三是注重成效的保持。从共识到行动，要注重垃圾分类的持续性实践，如何从社区的短期活动变成社区的长期实践呢？从前述讲的五社联动、平台建设、制度保障，到社区居民意识和共识的培养，都是重要的环节。在不断地参与社区活动实践中，社区居民也能够从陌生人变成熟人，构建起以社区团结为基础的社区共同体。

（责任编辑：郭 冉）